

诗意小园

□厉建收

老家院子里的空地上旺长着若干杂草，一度让我烦不胜烦。今年，我除净它们，把空地整理成一个小园，种上了好几种小菜。

我在园里栽上辣椒、茄子、小葱，又在靠墙边的地方搭上架、扯上绳，培栽了一棵佛手瓜，同时还种了皮豆。很快，佛手瓜生长出长的瓜秧，甚是茁壮。皮豆也在阳光的爱抚下，破土而出，长势喜人。它越长越高，藤蔓向四面八方蔓延，叶梗逐渐盖过佛手瓜的藤蔓。

也许，佛手瓜和皮豆在暗暗较劲，以至于它们的藤蔓盖过了搭好的棚架，甚至互相伸向对方、纠缠在一起。不细看它们的叶子，根本分不出是瓜叶还是豆叶，远远望去，就是一片葱茏青翠、绿意盎然的绿洲。

不久后，皮豆绽出了像小鸟喙似的粉嫩花苞。很快又似听到了号令，齐刷刷开出层层叠叠的花儿。这些玉白、浅绿、粉红、紫红色的花朵，在绿意层中灿烂闪耀、甚是瑰丽。文人墨客对皮豆赞誉有加，明朝刘泰有诗曰：“暑退新凉透碧纱，砧声不断是谁家。酒醒小立残阳里，闲数篱边紫豆花。”清代郑板桥也对皮豆情有独钟，用一副对联把秋天的皮豆花夸上了天：“一庭春雨瓢儿菜，满架秋风扁豆花。”

皮豆在入秋后发疯般生长，似在与时间赛跑，争分夺秒地开花结果。与此相比，佛手瓜倒显得不急不躁、从容淡定。就在我替它着急时，它却在夜间开出了一朵朵不起眼的小花儿。那花虽不算好看，但整体通透，有一股淡雅清新之气。

不知不觉，佛手瓜也已结果，它成长的速度惊人，从丁点的小豆豆，突然间像变戏法似的把瓜挂在你的眼前，给你一份惊喜。成熟了的瓜，表面凹凸有致，似两个握起的手掌合在一起。

在收获佛手瓜和皮豆的果实时，我猛然发现：一个皮豆被一根青丝缠绕。好奇心所致，我顺着丝找过去，原来竟是佛手瓜的丝！那根丝不偏不倚，把皮豆从中间紧紧缠绕，而且是狠狠地缠绕了两三圈，因此，皮豆中间形成细如火柴的梗，两头却颗粒饱满宽阔。

从初长时的藤蔓相拥，到瓜熟蒂落时的紧紧缠绕，真说不清佛手瓜和皮豆是在互相抗争，还是在相互依恋。这扯不开理不清的样子，倒让我觉得它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——用真情手牵着手，向着共同目标生长。正如宋代高翥《秋日》诗云：“庭草衔秋自短长，悲蛩传响答寒蛩。豆花似解通邻好，引蔓殷勤过远墙。”这种“你扶着我，我依着你”的温馨浪漫，不正是“物皆有情”的最好诠释吗？有了这种情谊，万物皆能完美共生。

往事悠悠

玉米饼子黄灿灿

□刘润清

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，农民的生活还处在自给自足的水平，家家户户的主食都是地瓜玉米，特别是玉米，收成直接关系到全家人的吃饭大事，丁点儿马虎不得。

烋玉米饼子是当时最主要的玉米烹饪方法，需要细火慢烧，一般与地瓜同锅。用温水和面，加入适量的发粉，汤面约半小时。这期间，将锅壁上的油腻刷干净后装锅，锅的中间坐一把盛满水的铝壶，把地瓜由下而上贴锅摆一层，中间放上算子架，算子架上炖一盆菜，馏一盘干鱼或其他，最后加适量锅底水，盖锅烧火。烧火到一定程度，待锅烫了，玉米面也烋好了，再掀开锅盖烋饼子。

挖起拳头大小的一坨玉米面团，在两手掌之间掂来撮去，相当于做馒头时的揉面工序，最后撮成长短宽窄如巴掌大小的椭圆形，啪的一声，动作干脆麻利地单手将它贴在锅壁上。根据火候，半道儿还要贴锅加一两次水，防止饼子底面焦糊，然后就交给时间了。

开锅后稍等片刻，使饼子表面水汽略干，用铲子铲出，一盘黄灿灿、热腾腾的玉米饼子就上桌了。先吃一口焦黄色的嘎渣儿，又香又脆，焦度硬度恰到好处；再来一口金黄色的饼子，软而不松，粗而不柴，佐以小干鱼或咸鲅鱼，简直绝配。

朝花夕拾

打碗碗花

□许瑞兰

天气日趋凉爽，秋的气息渐渐浓了。秋天是庄稼炫耀的舞台，那么，那些一同生长的花花草草呢？

暖天里那些耀眼夺目的花草，此时不胜寒凉逐渐销声匿迹。农户田园里，尚有金灿灿的番瓜花、雪白的葫芦花、粉里透紫的扁豆花，在奉献着自己最后的青春。什么花才是秋天的主角呢？在我心中，必然是那一片片土生野长、姿态万千的打碗碗花！

牵牛花，在我们乡下俗称打碗碗花，农村长大的孩子最熟悉不过。它是一种攀缘茎植物，叶子翠绿呈心形，花开似喇叭。在夏末秋初，农村的田间地头、山野沟壑、院里墙外，但凡有点土壤的地方，随处可见她的倩影。在我童年的某个秋天，我与她之间发生了一件至今想来仍啼笑皆非的故事。

“哎，那是打碗碗花！不要碰她，碰了你会打碎饭碗的！”那是童年时期某个秋天的清晨，我第一次见到美丽妖娆的打碗碗花，她的花朵边缘尚有晶莹剔透的点点晨露。被这美貌吸引，我的小手随之伸了过去。就在此时，玩伴的一声惊呼，吓得我赶紧缩回了手。可是已经晚了，一朵“蓝色妖姬”赫然擎在我的手上。

我的饭碗要被打碎了。我惊恐地扔掉打碗碗花，仿佛手上沾染了毒气。我飞快地跑到溪水边，一遍又一遍地洗手。可心里像中了魔咒一般，沮丧至极，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。

连续几天，我胆战心惊地吃饭做事，尽量不去触碰饭碗。母亲让我盛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读高中，中午带的饭大多是玉米饼子。饭盒底下是一层菜，偶尔在菜里点几滴花生油，菜上边就是一个玉米饼子。学校伙房负责馏饭，每次二分钱，一个月五角钱的助学金正好够用。打开饭盒，花生油香气四溢，往往招来同学引颈探究。一匙直立挖起，半匙饼子半匙菜，便算是奢侈的午餐了。有时母亲会把柳叶小干鱼掺进玉米饼子里，表面上看我不动匙不动筷，好像只是可怜巴巴地干吃饼子，实际暗藏玄机。时间久了，同学发现了“鱼夹馍”的猫腻，便会制造机会把“夹货”顺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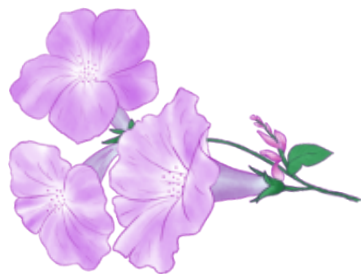
玉米面黏粥更是别具特色——玉米面搅成汤状，倒入开水，加少许食用碱，小火慢熬，激发出原汁原味的玉米香，缭绕口齿之间。八九分成熟的鲜玉米棒用锉丝器锉粒熬成粥，玉米的鲜香夹杂着青甜，一股春的气息沁人心脾。

如今，随着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，各种玉米新品种相继亮相。有黄色的、白色的、紫色的、花色的，有粘的、甜的，多样化的品种丰富着人们的食谱。吃法也是五花八门，有面食、清煮、烧烤、炖鸡、爆花、煎饼等花样，迎合着不同人群的喜好。作为过来人，我还是钟情于那黄灿灿的玉米饼子，喜欢那个颜色、那些吃法和那种饱含乡愁的味道。

饭洗碗时，我总会找个理由推脱，为此没少挨骂。晚上睡觉，我总会听到碗掉落地面摔碎的声响，甚至好几次从噩梦中惊醒，摸摸一头冷汗。由此，我恨透了那些打碗碗花。

母亲最终察觉到我的异常，在听完我的诉说后，她心疼地把我搂在怀里，轻轻地告诉我，打碗碗花只是花的名字，并不会真的打破饭碗。她是一种美丽又坚强的小花，不怕寒凉、不惧风雨，每天迎着太阳，用柔弱的身躯不停地攀爬，甚至能爬到大树的顶端，去眺望更远的风景。母亲的话拭去了我心中的惊惧和疑虑，同时也为自己的浅薄无知而羞愧。

从那以后，每年我都会特意到河畔、田园去看看那些摇曳在秋风里的打碗碗花。她们还如我小时候看到的樣子，或匍匐在草地，或攀爬在庄稼和大树上，利用身边一切可以攀附的东西，不断开枝散叶，一圈圈地向上生长。在某个秋风送凉的秋晨，突然就扬起了妩媚的笑脸，召唤着渐行渐远的秋天，从而饱含深情地唱响自己的生命之歌。



如此包装

□徐永芳

每次到了重要节日，公司为了打点人际关系、发放职工福利，都会安排我和同事外出定做包装盒。

一次，我们到离公司不远的的一家广告印刷公司咨询。挑来选去，当得知我们中意的那款盒子每个要五六块钱时，我深深感受到“这是极大的浪费”。最后跟老板协商，同意按市场行情批量定做至少一千个，每个盒子的价格降到四块五。

后来拿到福利的时候，我只把里面装的物品拿走，把盒子放回了仓库。因为感觉扔了可惜，带回家又没处放，干脆给公司节省下来这四块五毛钱吧！

有时候公司招待客人所喝的茶叶，或是酒店里客人自带的酒，扔包装盒的时候我都会刻意留意一下。一个个完好无损、价值不菲、几乎九成新的小铁桶或硬纸盒，就那么沦为了废品，让我一个农村长大、节俭傍身的孩子倍感惋惜。

记得看过一则公益广告，主题是“拒绝过度包装，杜绝铺张浪费”。画面上有个人依次打开粽子、月饼、保健品和茶的精美包装盒，取出了很小的食物和饮品，包装盒随之进了旁边的垃圾桶。最后屏幕出现一个大大的垃圾桶，带着触目惊心的一行字：每年它吃掉的包装价值4000亿元！

曾和同事聊起这个话题。同事说：“一斤五六百元甚至上千元的茶，如果不配上精美的包装（一个好包装盒有近百元的），怎么能体现出它的名贵呢？要是用个方便袋装，信不信人家以为你是从大集上买的，多寒碜！”虽然是开玩笑，但想想也不无道理。

人靠衣装，佛靠金装。好东西固然要用好包装来相配，一个产品的包装形式、画面内容，甚至具体到包装上的字体和颜色的选择，都能吸引消费者的眼球，好像里面装的是什么已经不太重要了。

的确，大气好看的包装，显示的不仅是对接收者的尊重，也展现出了赠送者的诚意。然而，往往有时候最后得到礼品的人，在剥开华丽“外衣”后，难免多多少少会有所失望。

既然好的包装能起到这么多作用，那好的东西真的就必须要用昂贵精致的包装吗？不可否认，精致的包装确实能瞬间提升档次。而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包装，制作成本必然也高。所以，作为产品必备附属品的包装盒，不单单是商家决定了它们的级别和价格，也是不同阶层的消费者决定的市场需求。

如此包装，利大于弊吗？不得而知。

《逸文》由本报编辑部
与西海岸新区作协联合主办

